

汉诗新韵

月圆2020

路标与依靠

谭谈

一抬头，
是一排青绿的山峰；
一转身，
是一座坚实的石岭。
前山，是我们人生的路标，
后岭，是我们终身的依靠。

两山之间，
是我们那已消失的祖屋。

而今，祖屋新生了，
又巍峨地屹立在这片土地上。
藏着先人们的笑声，
祖宗们的身影……
她今天的身份，
是曹家村老农活动中心！

新的身份里，
有后辈子孙的眷恋和敬仰，
更有祖屋的灵魂！
她崭新的身躯，
仍旧面对那排青山，
依然身靠那座石岭。

山，叫洪界山；
岭，名花山岭。

观前村

(外一首)

刘卫

满山的红杜鹃，附身在丹青之处
我闭上眼睛，听见
历史长河中，一排鲜亮的名字，正被一场盛世的诗宴
刷屏

不用虚构
一座道观，一库山水，一个采药人的不老人生
祖国从不落下一处细微

脚印，一个接上一个
踩出一条书香之路
路连接到水，水就成了天

天水一色
青山叠韵，一个村庄从中得道
别有洞天

洞阳书院

我遇见一阵雨，敲打我的额头
那些精心雕琢好的雨水
四散逃开。像秦时修炼的道士韩终
带领罗氏、卢氏、刘氏等楚国亡民，东渡逃亡

我读到一片花瓣，泪流满面的姿容
那些开在低处的花朵
照见曾经飘逸的黑发
变成了华发。读书人的脸颊，被一罐草药

灌醉。我爱上一名隐士，飞翔的姿势
曲径通幽处，雨水引导着我，走上朝圣的路
那是一条
——不归路啊



肖鲁仁

不知道吴一鸣是不是还记得我们？反正长沙的几位大学同学每次聚会都要谈起他，就像回忆一首纯真岁月的温馨老歌。

一鸣没有上大学。他读到初中就辍学了。不是因为他成绩不优秀，也不是因为家境贫困，而是他爷爷在他初中毕业那一年坚决反对他上县一中念高中。他说：“一鸣这孩子长得太英俊，又这么聪颖早慧，读多了书，要么会坏事，要么会养不大的。一鸣的父亲是村里有名的孝子，一鸣爷爷怎么说，他就会怎么附和。他说：“一鸣啊，咱祖上的坟山屋场只有那么大的福气，你身上福气太重，散散福吧，这样会好些，要不会冲了祖先，也冲了你自己。”

一鸣也是个孝子，他对爷爷和父亲的心意从来都是顺从的，有时甚至到了“愚”的地步。他对我们说：“这事不怪爷爷和爹，要怪只能怪我的姓不对。我姓吴，谐音无一鸣呀！不能一鸣惊人。怎能去考高中和大学呢？这是天意，还是认命吧。”

一鸣是个宿命论者，信命的人通常很善良。只是后来我们觉得，一鸣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与他小小年纪很不相称。那时他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有人回家不做家庭作业，他

藏在深山的那片绿

梁瑞琳

微雨，山溪水声訇然，沿曲曲折折山径，便将你引到了妙音寺。在山下时，云雾飘飘荡荡，把山峦涂抹得隐隐约约，就有些亦仙亦凡的景象。

20多年前，新都友人曾陪我来自白云岩，沿溪攀行，蜿蜒曲折后突见一平旷之地，一庙宇凸现眼前，墙垣斑驳浸渍，苔痕点点，显现年深月久。山寺虽小，却梵音袅袅，香火旺盛，僧尼告知，南宋年间宝鉴和尚云游至此，见山有奇景，便披荆斩棘，穷数年之功修建此寺，宝鉴后坐化如斯。据此推断，庙宇已有近800年历史。

那日大暑，我们走得天汗淋漓，寺中僧尼，甚为热情，端上各种果素山珍招待，又捧上清茶一壶，以碗盏斟上，未饮便觉一股清香袭人，引领一碗便觉腹内燥退，而后细啜慢品，更觉甘冽如泉，香远溢清。禁不住叫了一声，好茶！

僧尼告知，此茶为山中野生，每年春芽时，僧人便于深山中采摘。他们只采供一年享用的便停止，然后自制，收藏，供年内自享与招待客人。此茶叶阔形似桂花树叶，自然发出了香之芳香，故名之桂丁，是湘茶上品，明万历年因其妙华而列入贡茶，民国后停止岁贡，桂丁一度隐行江湖，只有山寺中，仍年复一年，以古法自制，未有何断。

岁月不居，人事皆非，20多年过去，记忆已经非常模糊，就连桂丁茶也有些让我淡忘了。当20多年后这个春天，我冒着斜风微雨重上白云岩，在记忆的天幕中寻觅旧时星星点点时，才知道新都县有一对夫妇，正在默默地寻找历史记忆，续接中断近百年的宝

庆桂丁的历史遗存。

微雨斜风中，我们驻足于白云岩山腰，周志梅杜邵龙夫妇指着远处的山峦说，野生桂丁就藏匿于这片深山之中。因为野生，它散落于沟壑崖壁之中，采摘极为困难，最精壮的劳力，一天也不能采摘绿叶一斤。白云岩、白水洞一带，山秀林深，溪流纵横，朝露晚霭，云腾雾绕，为天然氧吧，林木吸纳天地之精华，繁盛荣华，给桂丁提供了优良生长环境，又因山深林密，人迹罕至，人为干扰极少，自然天成，野趣横生，健硕而美仑。但它藏于深山，隐姓埋名百年，要将其请出崇山峻岭，重现昔日光彩，谈何容易？夫妇二人均未何弄过茶叶，但一次与桂丁茶的偶然邂逅，让他们义无反顾投身其间。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我感受到这对夫妇对宝庆桂丁的前世今生有深入了解，尤其谈及产业化，谈及产业扶贫脱贫，谈及振兴乡村时，他们都有明晰的构想。

这对夫妇对产业扶贫有更深入思考。农村脱贫，尤其是山区脱贫，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即使脱贫了，如果缺乏稳定的产业支撑，也同样可能返贫。正因为有家乡情结，周志梅决心找到一项既有广泛市场前景，又可帮助乡亲们脱贫、止贫的产业，仅两年多时间，在著名茶学专家刘仲华教授的帮助下，桂丁茶已重见天日，大获业界赞誉，已列入新邵县五大产业之一。

风歇雨停，山雾散去，白云岩起伏奔涌的山峦浓绿流动，寂静的山林怀抱散落的桂丁。那一枝一叶，曾经终老山林；那溢远的清香，曾经洒落林泉；如今，它将物尽其用，正逢其时。

作别春天

张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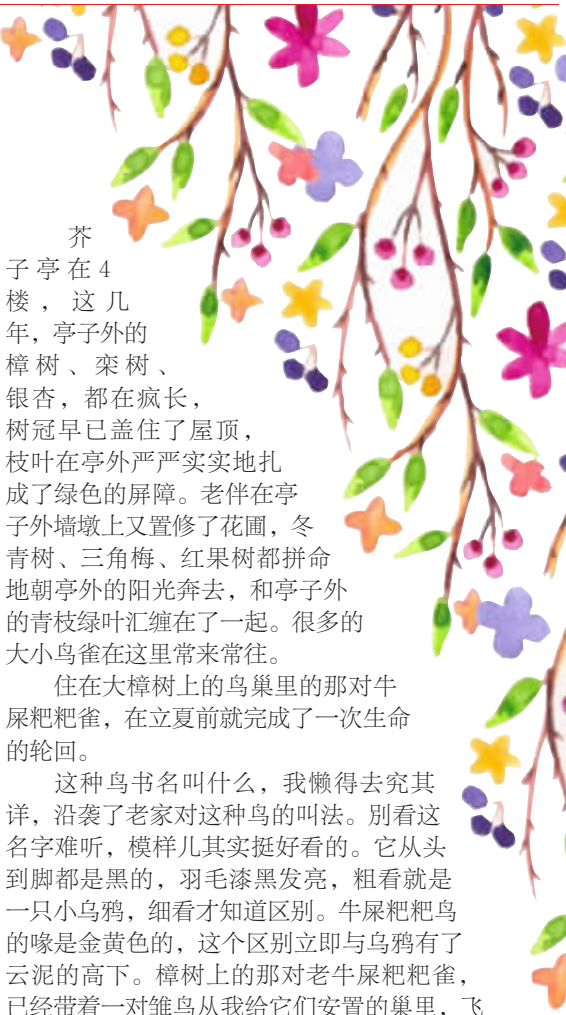
我孤独地坐在我的芥子亭上，安静地目送芥子亭外春天作势离去的背影。

我理解春天，清明节前她就有了要转身的念头，但这个春天过于疲惫而漫长。从去年的立冬开始，立春，直到清明节，开始是暴风雪，尔后是连绵的阴雨，我竟然记不得这个春天是否有过连续三天以上的红装素裹的晴日。春天知道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承诺，在该完成那些事情的日子没有完成，只好把余下的日子抻长，这春日便没有了以往的春天的热烈和灿烂，作别便是有些黯然。

去年入冬的时候，芥子亭外俨然森林气象的林木上，一群一群的大鸟小鸟无比的惶恐，它们失去了春夏树木浓荫的庇护，没有了秋天丰硕的果实的果腹，它们忧心应该在那里度过寒冷的冬季。我从老家买回了50公斤玉米，50公斤稻谷，不时地洒在亭外，碗豆鸟、小白豆翁、山雀子来了，大一点的斑鸠、野鸽和牛屎把鸟也来了，但吃得最多的还是老鼠，院子里的老鼠吃得皮毛发亮。老伴揶揄我成了老鼠养殖户，我也讨厌老鼠从偷偷摸摸地来吃变成理所当然地抢吃，便翻出女儿帮我买回来的一把精致的弹弓，这是我少年时期借以成名立万的武器，现在是女儿为我准备的过老用的玩具。拿在手里，找不到昔日的感觉，只有时光不再的伤怀，记忆中的欢乐像潮水般的涌来，留滞在心底的却只是落潮幽哑的远去。

我收起了弹弓，为鼠犹留粮，鸟吃也是吃，都是长生天的灵物，谁吃都是命。

我让孩子们给我买回来的几只鸟窝，原来都是悬挂在高大的栎树上的，后来发现但凡刮风，鸟巢就像陀螺一样旋转，鸟儿又不是荡秋千的，即使是，它也找不到进巢的门呀。我便请人把两个巢固定到了樟树粗大的枝丫间，樟树老了，厚重，可堪托付。果然，今年春天，一对牛屎把鸟住进了其中的一个巢。另外的几个鸟巢，我把它装在芥子亭的外梁上。



芥子亭在4楼，这几年，亭子外的樟树、栎树、银杏，都在疯长，树冠早已盖住了屋顶，枝叶在亭外严严实实地扎成了绿色的屏障。老伴在亭子外墙墩上又置修了花圃，冬青树、三角梅、红果树都拼命地朝亭外的阳光奔去，和亭子外的青枝绿叶汇在了一起。很多的大小鸟雀在这里常来常住。

住在大樟树上的鸟巢里的那对牛屎把鸟，在立夏前就完成了一次生命的轮回。

这种鸟书名叫什么，我懒得去究其详，沿袭了老家对这种鸟的叫法。别看这个名字难听，模样儿其实挺好看的。它从头到脚都是黑的，羽毛漆黑发亮，粗看就是一只小乌鸦，细看才知道区别。牛屎把鸟的喙是金黄色的，这个区别立即与乌鸦有了云泥的高下。樟树上的那对老牛屎把鸟，已经带着一对雏鸟从我给它们安置的巢里，飞到丛林里去过夏历练去了。那对雏鸟翅膀硬了以后，它们还会来寻找它们度过第一个春天的绿树吗？它们会为它们的父母从远方衔来一粒豆，一条虫吗？它们还会匍匐在出生的老窝感受童年的余温吗？

这些，我不得而知，我甚至不知道，它们是不是就在这片树丛里，和我一样凝视着长天的白云带走了梨花的白，寻找着积叶里掉落的桃花的红。在这春繁已去、红颜殆尽的时节，感慨人生的坎坷、前途的零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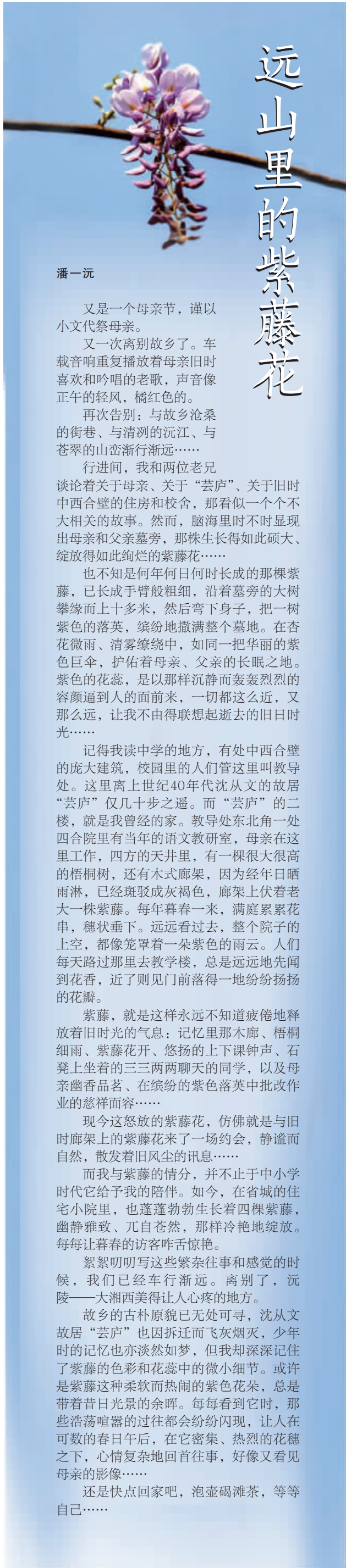
一鸣如歌

感觉就像化学反应一样变成了自惭形秽。

也许是人以文名吧。一鸣的文章让邻乡一位在天津读大学的女孩读到了。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崇尚知识崇尚文学的风气就像雨后的苔藓一样蔓延、疯长；“天津少女”对一鸣的情愫也像地上的苔藓一样一发不可收拾。那时，大学里放假的机会不多，少女却经常不惜借舟驱车、辗转千里回到江南的小镇与一鸣相聚。此时的一鸣是乡里一名社补干部，孰轻孰重，孰贵孰贱，一鸣安能不知呢？而一鸣越是推脱，女孩便越是执着。

说是命里注定也罢，说是少女精诚所至也罢，反正一鸣和那位女孩慢慢好上了。只是这一“好”便是7年。后来，我们都参加工作了，还不见一鸣与女孩的关系瓜熟蒂落。一问，才知女孩5年大学后又读了3年研究生。其间，一鸣几次北上津门。然而，女孩的事业在北方，或者说，在更遥远的地方。她要一鸣学外语，说只要一鸣学好外语，他俩就可以一起到外边去闯荡，甚至出国。“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到天涯。”那时一鸣也许就是这样想的。

一鸣学外语几乎从零开始，但单词里寄托着他的梦想、焦灼和幸福。他用1年多时间就学完了四年制本科的英语课程。谁知，当他的外语水平日渐精深，能够自由阅读



潘一沉

又是一个母亲节，谨以小文代祭母亲。

又一次离别故乡了。车载音响重复播放着母亲旧时喜欢和吟唱的老歌，声音像正午的轻风，橘红色的。

再次告别：与故乡沧桑的街巷、与清冽的沅江、与苍翠的山峦渐行渐远……

行进间，我和两位老兄谈论着关于母亲、关于“芸庐”、关于旧时中西合璧的住房和校舍，那看似一个个不大相关的故事。然而，脑海里时不时显现出母亲和父亲墓旁，那株生长得如此硕大、绽放得如此绚烂的紫藤花……

也不知是何年何日何时长成的那棵紫藤，已长成手臂般粗细，沿着墓旁的大树攀缘而上十多米，然后弯下身子，把一树紫色的落英，缤纷地撒满整个墓地。在杏花微雨、清雾缭绕中，如同一把华丽的紫色巨伞，护佑着母亲、父亲的长眠之地。紫色的花蕊，是以那样沉静而轰轰烈烈的容颜逼到人的面前来，一切都这么近，又那么远，让我不由得联想起逝去的旧日时光……

记得我读中学的地方，有处中西合璧的庞大建筑，校园里的人们管这里叫教导处。这里离上世纪40年代沈从文的故居“芸庐”仅几十步之遥。而“芸庐”的二楼，就是我曾经的家。教导处东北角一处四合院里有当年的语文教研室，母亲在这里工作，四方的天井里，有一棵很大很高的梧桐树，还有木式廊架，因为经年日晒雨淋，已经斑驳成灰褐色，廊架上伏着老大一株紫藤。每年暮春一来，满庭累累花串，穗状垂下。远远看过去，整个院子的上空，都像笼罩着一朵紫色的雨云。人们每天路过那里去教学楼，总是远远地先闻到花香，近了则见门前落得一地纷纷扬扬的花瓣。

紫藤，就是这样永远不知道疲倦地释放着旧时光的气息：记忆里那木廊、梧桐细雨、紫藤花开、悠扬的上下课钟声、石凳上坐着的三三两两聊天的同学，以及母亲幽香品茗、在缤纷的紫色落英中批改作业的慈祥面容……

现今这怒放的紫藤花，仿佛就是与旧时廊架上的紫藤花来了一场约会，静谧而自然，散发着旧风土的讯息……

而我与紫藤的情分，并不止于中小学时代它给予我的陪伴。如今，在省城的住宅小院里，也蓬蓬勃勃生长着四棵紫藤，幽静雅致、兀自苍然，那样冷艳地绽放。每每让暮春的访客咋舌惊艳。

絮絮叨叨写这些繁杂往事和感觉的时候，我们已经车行渐远。离别了，沅陵——大湘西美得让人心疼的地方。

故乡的古朴原貌已无处可寻，沈从文故居“芸庐”也因拆迁而飞灰烟灭，少年时的记忆也亦淡然如梦，但我却深深记住了紫藤的色彩和花蕊中的微小细节。或许是紫藤这种柔软而热闹的紫色花朵，总是带着昔日阳光的余晖。每每看到它时，那些浩荡喧嚣的过往都会纷纷闪现，让人在可数的春日午后，在它密集、热烈的花穗之下，心情复杂地回首往事，好像又看见母亲的影像……

还是快点回家吧，泡壶捣滩茶，等等自己……

《中国日报》《21世纪报》等英文报刊时，他的爱情却渐渐“黄”了。那时他到市里来与原来的同学小聚，谈得最多的是生意、赚钱，谈得少的是爱情、婚姻。而且他见酒便喝，沾酒辄醉。一次在同学聚会，酒至微醺，他唱起了赵传的那首《我是一只小小鸟》：“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不算太高……”他声调低沉沙哑，唱得意蕴苍茫、悲情摇曳。

不久，他与一位带着一个小孩的年轻寡妇匆匆结婚了。妻子比他大两岁，但人很健壮、贤惠。据说，后来他们又添了一对儿女，想来家庭负担也不轻。

1998年春，一鸣在副市长位置上辞职南下“淘金”。在长沙转车的那天，几位同学为他置酒饯行。此时，一鸣已滴酒不沾，但他还是以茶代酒，感谢朋友的情意。我们说，两年后，你开回一辆桑塔纳，把老婆孩子一起接来长沙玩几天吧。他说，不，要开就开辆大奔或皇冠。

千禧年，一鸣没有从南国返回。新世纪的第19个春天又到了，我们还是没听到一鸣那熟悉的声音。此时，耳边又响起了他离开长沙时唱的那首《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